目　录

颜桂馨堂与自流井……颜献琪（ 1 ）

自贡盐化工简史（下）……伍培基（ 25 ）

永安镇史话

旧时永安街的商业

…… 郭浚夫　杨学鲁（ 53 ）

永安盐包市场闻见录

…… 郭浚夫　杨学鲁（61 ）

永安的牛市…… 郭浚夫　杨学鲁（ 65 ）

永安米行记闻…… 郭浚夫　杨学鲁

王永康　邓庆年（ 69 ）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盐都人物·

四川盐政改制与刘树梅缪秋杰

……吴泽霖（73）

曾仰丰在自贡……朱淑芬（80）

荣县实业家丁硕章……胡善权（85）

怀念父亲王余杞……王华曼（95）

自贡中医刘慧根…… 刘冬梅 刘静松（99）

·盐场春秋·

自贡盐场大关闻见录

我所知道的自贡井灶大关…林泽渊（108）

自流井场大关及其职能……王怀周（112）

自贡瓦斯井灶的“大关”…蒲月生（119）

贡井盐场的井灶大关……罗从修（121）

自贡裕商银行之始末……钟岳樵（124）

活跃在富顺的抗日宣传队…… 丁　冬（128）

·龙乡风物·

自贡川剧四晋京……肖士雄（131）

“富顺才子”之由来……刘海声（144）

自贡女子参加运动会及游泳风波

……朱淑芬（150）

·补白· 私盐纪闻（60）—（64）—（68）—（72）—（79）—（84）—（94）

颜蕴山其人（98）—（127）—（130）

第十九辑勘误表……（152）

颜桂馨堂与自流井

颜献琪

颜桂馨堂的由来

颜桂馨堂，是自流井颜昌英（字厚庵、号鹤龄）于1830年提出的家族堂名。在颜昌英及其子颜晓凡等两代（1840—1870）三十年间，是自流井盐场四大盐业家族之一（即王、李、胡、颜），但颜姓发家早于王、李、胡三大姓，中落也比这几家早，所有当年基业，几乎全部无存。年代久远，现在要写出当时详实史料，已不可能。经过多方努力，所能收集到的只有一部《颜庄穆祠族谱》以及仅存的几位老人的回忆，自然不是全貌，但族谱所提供的均有文字依据，资料是可靠的。

颜姓远祖是山东曲阜人，即孔夫子弟子颜回的后裔。唐开元年间，颜回四十代生颜真卿，唐书法家，被后人奉为迁河南始。真卿五传生颜洎登武第，提兵平闽，遂为入福建祖。明朝末年颜洎十代生颜标兰移居广东海丰黄铜铺，为入粤始祖。再四传生颜廷跃（字文扬）于雍正11年（1733）携夫人温氏及三个儿子由粤迁蜀，卜居威远南乡何家坝。派衍六房子孙众多，故推公为入川始祖。

廷跃以割茅草开荒，耕种土地（当时威远人口稀少，土地荒芜）谁去"扦佔"开垦，就属谁所有，廷跃在此立下了脚跟。以后设馆训蒙，就读者众多，是个半耕半读的家庭。廷跃共六子，

除五子琚华继承父业教书早逝外，其余五子均是种田。积二、三十年耕读积累，又购买了严陵王家冲，马家湾，江阳马家冲（即富顺县自流井马冲口）几股地方，威富两邑共完粮银五十六两。因人口发展很多，就更改入川落脚地何家坝为颜家坝，至今威远县仍沿用其名。

1777年廷跃逝世，享年82岁。六子分家折产，各分得租谷100余石。马冲口这股地方是长子瑛华和五子琚华分得。琚华长子仲秀于乾隆41年（1776）16岁由威远到自流井，瑛华的后代也相继迁来。这时马冲口井务未兴，仲秀仍然半耕半读，以农为主，到1809年逝世，在马冲口居住32年。

仲秀生四子，长昌训（字仕超），次昌英（字厚庵），三昌和出继胞弟仲惠，四昌应（字雋廷），守着这点薄产过活。仕超读书有年，因文不合时，屡试不中，就绝意功名，改而研读“货殖传”以待时机。

一次仕超与昌英钓鱼归来，口喝思饮，见路旁水凼，掬水而饮，其味苦咸，不能饮用，二人异之。以后屡试相同，就担水回家置锅内煮之，煮干后竟得盐。顿时悟出，地下有盐，这水凼是盐泉自然露头，于是不断取水煎煮，更奇在小小水凼竟然担干了又有，好些年没有枯竭。此时马冲口一带已有人锉办盐井火口。仕超和昌英也准备锉井务盐，因本钱很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必须慎重行事。他俩一面积累资金，一面细心观察各井盛衰。分析某井何以水丰，某井何以火旺，某井何以不见功。观察其地形地貌，记下锉井取出岩层，加以研究，悟出了一些道理。到1820年思想、技术、资金均以准备成熟。弟兄二人就选择一处极不显眼，人们不取的地方正式锉永兴井。锉了几年，井深200余丈不见功，又遇硬岩（后来地质学上称为嘉陵江石灰岩）很难进尺。人皆劝其放弃，他们笑而不言，因为心中有数，有此硬岩必有浓卤旺火，于是加重锉头，突破硬岩，咸泉骤涌。黑卤汲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后，大量瓦斯冒出，煎盐锅300多口，最盛时烧过800口，是一眼水火共生的好井。据大安盐厂前副厂长（现已退休）肖绍成同志回忆：1938年至1939年时，他是取难工人，曾亲手在永兴井取过难，目睹井况是，井口仄子2.8—2.9寸，井底是2.4寸，深290几丈（接近1000公尺），当年锉井的质量很高，井身垂直线好，取难方便。立五丈天车，用1.8丈竹筒汲卤，一天间歇汲假黑卤0.1—0.2立方，水推后有低压瓦斯，煎老千斤锅18至20口。抗日战争后期，肖冰如在此烧炭圈，永兴井瓦斯每天还可以煎盐40斤。何时全熄不详，以上确切资料可知：其一，永兴井是颜姓独资，锉成于1825年，其时王朗云才12岁，李四友堂、胡元和均未兴起，颜姓发家早于其他各大家族。其二，永兴井自1825年见功后连继烧了110多年，延烧时间之长为自流井所罕见。其三，颜仕超、昌英弟兄步入盐场的第一口井就锉到290几丈深，井获得了成功，决非偶然，因为他们是在总结别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作出合乎各种技术的推断，掌握当时锉井技术，又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永兴井的出现为小仄子深井技术向前推进了一步。所以十年后（1835）相距不远的燊海井才能打成世界上第一口破千米大关（1001.42公尺）的超深井。从这一角度看，没有永兴井，就不会有1835年的燊海井。

多年以来，颜昌英的后代就住在永兴井，最后一个住户颜君繁（昌英玄孙），到1985年大安盐厂在此修职工宿舍，才迁出，据他们说井口早就盖了，变化很大，找不出任何痕迹，只知座落地址在马冲口来龙坳路永兴街。今天在研究自流井的盐业史，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似应该有永兴井的地位。

新兴巨商颜昌英

昌英胸怀大志，机智过人。入乡学听讲《孟子》人皆可为尧

舜句，因问尧舜何人也？曰圣人也，问如孟子言吾辈亦可为圣人？塾师奇之，许为大器。清咸丰朝翰林徐昌绪撰厚庵公寿序称："先生以盬盐起家，钻火致资愈于孅啬，不十数年金穴琼厨与千户侯等"。徐太史用了这个偏僻的"盬"字，盬，"苦"盐也，很形象地说明了颜昌英靠烧卤卤水积蓄资金，锉井钻火的经过。

永兴井锉成三年后（1828），仕超病故，昌英独揽家政，又费金七千两在马冲口锉办北海井得火。复以北海盈利在来龙坳锉来龙井得水火，日产卤水100余担，水火两旺。1830年以后，由于马冲口至来龙坳的井都属颜姓锉办，即地名就改成"颜家湾"，至今未变。昌英三弟兄于1830年分家，永兴井是共建，属仲秀名下三房共有。北海井，来龙坳井是昌英独锉，得功之后他重视弟兄之谊，仍交三房共有。设总柜房于永兴井，由胞弟颜霭廷精心协助经营。当时永兴井岁有盈利白银十万两，三房均分，各自发展。昌英掌握钻井技术，善辩地质岩层，数年内先后在马冲口一带锉来龙、东海、沅海、富海等井；在周家冲锉自成井；杨家冲锉同沅、同兴、同盛井；在马草山锉涌全、沅流、福海；或火或水一一见功。其弟霭廷在马冲口锉得泉井；杨家冲锉旺海井见大火。于是仲秀名下三房皆大富，其中昌英的桂馨堂最盛，霭廷的怡怡堂次之，仕超的敦五堂又次之，这时颜姓已成为自流井地区的盐商旺族。

昌英原配余夫人，生一女后病故。名门望族都想与昌英联姻，他只求淑女，不计门第，见同邑人李集庵（字振亨）家虽贫而为人正直，气宇不凡，昌英很器重他，认为不会久居人下，又访得他有个妹妹甚贤，遂聘为继室。待集庵如胞弟，劝他锉井务盐，代为筹。集庵很有见识，谋则必中，于是颜李并肩创业，相得益彰。不多年李姓也大富，集庵常对人言：非遇颜公吾由自淑也。难得李集庵喜做好事与昌英性格相同。后来二人合资在贡井

小溪锉世海井成功，岁利获万余金。以后业则同创，善则同行，颜李齐名，传播很远。从这一代起，颜李两姓就代代互相通婚，老亲新谊绵绵不绝，直到1949年。

昌英继配李夫人，生六男三女，除次子未婚早夭，五子均成立，即后来颜桂馨堂的五房人。计长子怀德（字晓凡），诰授通奉大夫。三子怀一（字辉山）驰封荣禄大夫，侯选光禄寺署正，此人终身未管盐业，长期在三多寨侍奉老人，培养果木，其后代住颜福善堂。四子怀惺（字觉吾）授荣禄大夫，布政使衔，贵州侯补道员，其后代住三多寨墙子边上大瓦房。五子怀恩（字德符）花翎侯补督标中营都司，其后代一部分住威远吕仙岩，一部分住三多寨同春堂。六子怀清（字紫澜）庠生，以功保至四品郎中（毕生研究槐轩教，著书立说甚多），其后代住颜光裕堂。这五弟兄各有计谋，是他们推动颜姓家族的兴旺，也是在他们手中将家业败落殆尽。

咸丰初年，清王朝日益腐败，义军风起云涌，昌英予感大乱将至，为保全身家性命，约妻兄李集庵、好友王肯堂，选址在富顺、威远、内江三县交界处，地势险要的牛口山顶开山取石，以石垒城名曰三多寨。此时昌英已年过6旬，李集庵年富力强，独任监修。历时七年（1853—1859）耗白银七万余两，建成了周围4334米，寨墙高10米，宽3米的城堡一座，雇兵自守。在修建三多寨的同时，颜、李、王三姓寨主各选地址大造住宅。颜昌英建颜桂馨堂，占地约一万平方公尺，纵深数十丈，宽十余丈，左右对称，三进四重，极其堂皇，为全寨中式大瓦房之冠。因堂名桂馨，取桂子流芳之意。在大门内宽广庭院中左右各植丹桂一株，树冠盘成伞状。到1949年已近百载，树干粗至几人合抱，两伞相接，笼罩整个庭院，出入必经树伞下而过。桂花飘香，远溢数里，极其名贵。颜姓还建有光裕堂、福善堂、同春堂，墙子边上诸座瓦房，举家住此为长久之计。李姓子孙众多，除建李陶淑堂

外，还建有比颜姓更多的房屋。王姓亦建上下敦睦堂。三姓鼎立，共管全寨事务。1860年，义军李永和部到自流井两次围攻大安寨，“三畏堂”王朗云率族死守，血战数十日，伤亡甚多，一时草木皆兵，民众携家避至三多寨者日数百人。义军见三多寨地太险而未至，因而被富顺县吕志评为“川南寨堡之冠”。昌英听说威远有吕仙岩，比较幽静，极似桃源，便亲去察看，十分满意。于是费数万金，命长子晓凡监修，在其岩上建成集生寨一座，规模略小于三多寨，但险要过之。颜姓在吕仙岩也修有桂馨堂、怡怡堂（胞弟霭廷所有），敦五堂（胞弟仕超后代所有），以及家庙文昌宫，整个集生寨大半属颜姓。

昌英走向盐场是靠技术起家的，以后又常与侄子颜蕴山互相切磋，进一步丰富了各项知识。鉴于昔年所办之井灶逐渐老化，形势发展必须另办新井，但颜姓是外来客户，除马冲口、颜家湾区区一隅外，别无基地。而可供锉井的地基非王（王三畏堂），即李（李四友堂），租佃他人地脉或淘办别人旧井（年限井）条件苛刻。估计在自流井再发展还可能引起冲突。已萌发了改变某些厂规厂法的念头，就毅然向贡井投资，购买地基。首先买下从贡井大桥起沿河上溯到小溪街尽头一线，锉办黄黑卤井多眼。笔者40年代前曾经管理过这一带地租，确知整个小溪街右边一半以及贡井大桥所有房屋地皮曾经属颜姓所有。以后又推进到五加坡、张姚二山，长土，艾叶滩等地。现在能查到井名地址者，长腰滩有尚兴井，五加坡有江海、沧海、龙海、潮海等井。张姚二山有宝隆、沛然、沛川井。艾叶滩有三阳、三泰、宝善井，加上自流井场原有各井（包括水、火）共140多眼。最盛时期，经常煎瓦斯锅五、六百口，日产卤水千多担。昌英见企业大了，铺得也宽，管理要跟上，就将企业内部的井、筐、灶、号，四大部门分别独立，各司专业，在总管理处提调下分工合作。贡井场距离较远，难于照顾，特在五加坡设立“四海”总柜房，命五子颜德符

坐镇指挥贡井全部业务。19世纪60至70年代颜桂馨堂在五加坡附近同时推起江海、沧海、龙海、潮海四井，日产头等咸（二两）黑卤七、八百担，人称颜德符为“黑水龙王”。时人誉颜桂馨堂富有“四海”，名列王、颜、李、胡四大财团之一。

自1777年仲秀由威远南乡迁来马冲口，已经八十年，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一个农业家庭变成了大盐商。昌英的桂馨堂基本定居三多寨，脱离威远籍，变成富顺人。颜霭廷的怡怡堂和仕超的敦五堂基本定居吕仙岩，少数留在南乡颜家坝至解放无大变化。吕仙岩于1938年划归荣县，现属麦林乡，集生寨尤存。

昌英自知年岁渐高，遂有退养之意，见儿辈相继成立，就量才分工，将家事交儿辈掌管。长子晓凡是知识全面又历练有年，就叫他任永兴井总管，揽内外事。四子觉吾长外交，熟悉官场，就专管盐号，颜桂馨堂有两家盐号，楚岸名太和贞，在宜昌，沙市、汉口有分号，计岸名恒兴隆，在江津、重庆、涪陵有分号。觉吾常住重庆，经常巡视于长江上中游各岸。五子德符住五加坡“四海”总柜房，去管贡井场各企业。三子辉山留守三多寨持家，他性喜种植，曾将三多寨北门外建寨留下的大片乱石雇工搬走，整理出一块平地，亲自栽种梨树数百株，逐步育成“快园”（即现在群乐乡果园）。六子紫澜，研究槐轩教有年，造诣颇深，任其继续研究，著书立说，不以家事相累。安排就绪，昌英就常住吕仙岩静养，来井也只到贡井四海井，不再到永兴井视事，除重大问题，儿辈仍请命于他决策外，一般就不过问了。

咸、同年间，自流井因盐业资本积累出现的几个井盐世家，发财之后多数大量购买土地，至少收租几千担。王三畏堂收租17,000担，就是集庵也收租7200担。昌英虽已有百万银两，但认为田地太多，子孙有恃无恐，容易滋生不求上进的思想，所以他规定颜桂馨堂全部盐业收入只能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做公益事，不准购买田地产。他一生仅仅在大山铺范家湾祠堂附近买田300多

担，修建范家湾庄园一座，三多寨未建之前他就住在这里。晓凡弟兄也只能承父命不再购买，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到1905年左右颜桂馨堂分家折产，五房人每房分租不过60担。以昌英第三子颜善福堂为例，颜辉山分得60担，他有五子，每人分12担。颜绍辉以12担分给两个儿子，每人6担，在分给笔者这一代，几乎没有了。所以自民国以来，三多寨颜姓子孙均无祖业可恃，不得不学一技之长外出谋生，游手好闲者极少。李陶淑堂则不然，集庵后代十二房人分家，每房分租600担，多于颜姓十倍，井灶停歇后有租谷可食。土改时李姓多地主，农会认为颜桂馨堂也相同，以后对照政策划地主，颜姓几乎划不出一户。

1853年，川盐大批济楚，初至沙市，当地人见盐船涌来停泊江堤，深恐影响江堤安全，不准停泊，只能抛锚江中售盐。王朗云就运远石料于泊船处筑堤，名“洋码头”，专泊自己盐船。其他同行船只若泊则索取重金，大有排挤同行之势。中小盐商甚感不平，亦无可奈何。颜觉吾尤其愤然，归而诉诸父，昌英深知王朗云为不可理谕，就命其弟颜霞廷出面联络中小运商组织第一家盐业公司，合资运盐去楚，与王朗云抗衡。“公司”一词见于自流井，这是最早的情形。可见早在咸丰年间，昌英已经懂得“公共而司”，扩大合资经营，以加强竞争的道理。

颜桂馨堂当年到底有多少银子，已无从查考。从传说中可窥大概：凡永兴井三房名下的进益送存吕仙岩，其他进益送存范家湾、三多寨。听祖辈们讲，范家湾或三多寨桂馨堂的主妇们听到马铃声就抱怨又要收捡银子了，今天又会累得腰酸背疼。因为收捡银子必须主妇亲自动手，不能诿诸下人。解放前桂馨堂颜卓能所住之屋，即当年堆放银子之处。此屋楼下特加有石柱以承重量，其石柱今天还在。吕仙岩说得更神奇：牲口驮银子进集生寨，先顺路到怡怡堂，听说永兴井送来的，拒而不收，说不是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们的，送桂馨堂去。马伕只好拾级而上，桂馨堂也不收，叫送最远的敦五堂。不得已再爬坡送到敦五堂，还是拒收，叫送回前两处，马伕累极大嚷："这是元宝，难道是狗屎？！"卸银子于门内而去。传说未免夸大，但说者很多，代代流传，可见事出有因。

昌英一生所做公益之事，择其文字记载略举几例，他常与人言，自流井盐场万商云集，穷人易谋生，但四乡往来道路狭窄，泥泞甚苦，不利物质运输。乃不惜重金，买山伐石雇工修路。从自流井始东至富顺，西至威远、乐山、夹江，南至大山铺、宜宾，北至资中，绵亘数百里尽成坦途。对井盐外运以及盐场所需物质运进，起了促进作用。犍为三江镇，嘉阳大道必经之地，溪水涨落无常，行人很不方便，他在此修建石桥一座。其他如威远太阳桥，富顺观音滩，荣县汪家滩，望塔岩，内江古牛桥，仁寿谷家坨等地皆一一建成石桥，费银数万两，资中阳四滩桥与李集庵共建。有些地方需要修桥又无石料处，就地购买田亩，设义渡济行人。其他地方桥路、义渡、义冢，自己不知时，只要有人倡首即捐资以成其美。

昌英于同治庚午（1871）年因病逝世于三多寨，享年82岁。其丧礼未得予闻，曾听先辈讲，昌英公一生崇尚节俭，经常告诫儿孙勿忘一箪食一瓢饮的陋巷家风。晓凡弟兄也遵父志，丧礼不奢侈糜费。只知四方来吊者甚多，大厦如颜桂馨堂都接应不下。

自流井的小诸葛

昌英长子颜晓凡(1816—1874)16岁佑父理家政井井有条。人谓是父是子，乃父深许之，久其历练有年，可以放心了，将内外悉委之。晓凡未三十继任永兴井总管，与三畏堂王朗云为同辈人（王长颜两岁）又各是一个大家族的首领，接触频繁，关系密

切。王朗云见颜姓公然与自己平起平坐，很不满意，总想吃掉颜姓。因颜桂馨堂根基很深，又有德高望重的昌英老人，才不敢轻动。颜晓凡认为王之所以大发，不过仗祖宗地基优势，坐享其成，发家靠“年限井”而已。

自流井历来相沿的厂规是“年限井”，亦名“客井”。开办前主客订立契约，锉井前客人先付主人押山银，每井数百两。全井分30股（即30天），井主出一井三基（碓房、车房和灶房基地），见功后占地脉日份4至5天不等；客出全部锉井修建费用，见功后客日份占20几天不等；井见微功（水不足60担或火不足20口）由客人煎烧，但必须继续下锉，不得藉故停工住锉，否则井主收回；水超过60担、火20口以上，主人就进班按股分红。照此可见，主人不出分文，不担风险，无论成功失败都有好处，已经占有明显优势。尤其不合理者，客人推煎有其“年限”，往往规定在10年左右，最多的20年，期限届满，客人必须将井及所有厂房设备除牛支、盐锅外，全部无条件交还主人，客户如同空手离开。颜桂馨堂是外来客户，据罗筱元撰《王三畏堂兴亡纪要》一文：“本地商人如颜永兴等在王氏土地上亦有投资”，早就领略过年限井的苛刻条件。昌英早已考虑改变此项陋规，而此事则由其子颜晓凡着手建立新的厂规。晓凡首创实行“子孙井”办法。子孙井即是合资者按其股份永享股权。他先在贡井颜姓地基上与自流井陈家合锉上兴井，双方都是子孙业，后来陈姓又让出一部观音滩与罗家，锉成功后，由颜、陈、罗三姓子孙管业。前述与李集庵合凿之井亦是子孙井，这次与陈姓合凿，为自流井盐场作出了先例，同时联络各客户讲道理、讲利弊，公开宣称任何人投资颜姓业内办井，都是子孙管业，改“年限井”为“子孙井”。在具体办法上，押山银、地脉、日份、客日份不变；井见微功，除缴井有余，主人即可进班分红；以后再锉、修建俱归30天股份出钱，主客均是子孙管业，废除期满归还之说。“子孙井”对客

户有利，也较合理。拥有地基的王、李自然反对，但客人不去投资办井，迫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王、李也考虑自己的利益，最后同意了新办法。所以同治以后“年限井”几乎绝迹，由“子孙井”取而代之。

颜晓凡为人处世与王朗云也不相同，他赞成主张团结对外，扶助中小盐商。当井盐济楚扩大销区后，他主动与其他盐商讨论，如何开创重庆到湖北的各岸销区，在哪些地方设立机构，采取共同行动。对自流井地区的内部事务也主张统一，因而建立了一套适应新形势的厂规厂法。现在已找不到这些具体内容，但从王三畏堂，李四友堂留下的部份经营管理看，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甚至职工工资待遇等大体相同。井盐外销要走水运，开始一段王爷庙—金子凼水浅滩多不能行船，颜晓凡倡议分段筑堰蓄水放船前进。并派族弟松山监督此项工程，使之疏浚河道、设码头，由井河运盐。此举获得众多场商运商的拥护。

眉山人刘书晋撰《晓凡公传》说：“至于两厂饷政，凡兴利除弊事悉肩担而促成之，如扩充盐场，创开楚计各岸，及推倒陕号，御抽水厘，由井河运盐以利转输，立一切厂规等功，昭昭在人耳目，人到今称之”。并说“故当时称公有‘小诸葛’名”。

1859年李永和、兰朝鼎在云南起义后率兵入川，其目的是与石达开大军会合，攻下成都占领四川省，建立第二个太平天国。李、兰入川以来所向披靡，连战皆捷。1860年李、兰在富顺牛佛会师，占领犍为，队伍扩大至20万人，石达开也南渡长江与李、兰会合。清廷大恐，不得不忍痛，从镇压太平军前线抽调湘军主力，由湖南巡抚骆秉章率领入川，对付石达开，同时调集四川各路清军围剿李、兰。骆军阻止了石达开南下与李、兰军会合，逼石往西，最后石军陷入大渡河绝境。李、兰与石达开会师失败，失去了明确目标，又受到清军围攻，兰朝鼎于1861年战死在丹稜县麻柳沟。李永和成了孤军作战，同年底在眉山、铁山战斗中损

失极大。其部将郭安邦率余下3万多人欲返云南回乡，途经自流井双石铺，驻扎下来观望形势。这时盐场混乱，民众惊慌，有人主张请清军支援，并结合两厂两寨的力量用武力解决。但群龙无首，齐集商会，希望王、颜二姓出面组织。久候王朗云不至，有人说王昔年与义军有仇（指前两次义军围攻大安寨）此时恐已远走高飞或躲入大安寨里。如此情景，众请颜晓凡定夺。晓凡认为朝政腐败，兵匪难分，请来清军容易，可送走就难，恐起义军未到而官兵先抢了，最好是不请清军，不动干戈和平解决才是根本办法。他进而分析道：现在起义军正在走下坡路，不是前一两年情况了，云南人随李、兰转战几年一定有思乡之念，以前打胜仗倒不显著，现在失败了可能会归家心切，加上这里隔云南不远，又是富庶之地，他们过去必有想法，只要拿准时机，晓以利害，妥善安置，不难解决。于是一面对外扬言清军将至，一面秘密侦察虚实。郭安邦队伍扎在双石铺，果然士气不振多有怨言，一时数万人难以脱身。晓凡察其处境，极似《三国演义》葭萌关战马超，是诸葛亮遣李恢说降的时候。晓凡有族弟颜松山胆略过人，能言善辩，愿请行。晓凡深知其才，即面授机宜使往。松山单骑徒手赴大营，远远传呼某某人来了，穿刀丛迳入帐中，呼郭安邦之名，侃侃而谈，讲清形势，晓以利害，众皆静坐听其言毕，无不动容，只问何以善后？松山按晓凡意见说："凡自愿回乡为民者，可以按路途远近发给路费，足够返乡，不使一人流离失所"。众将领急问果然，松山说"我留此作人证，不成杀我"。于是松山赴各大营晓谕，纷纷表示自愿回家者竟有两万余人。原来估计可能解散万人左右，平均每人发五两路费，只要五、六万两银子，现要十几万两，一时无法筹措。而财富最大的王朗云又避而不见，晓凡尽自己所有拿出银子五万两，又奔走劝说，终得众人赞助，筹足银子，按花名册发放，顺利遣散了义军归乡。义军首领郭安邦深知朝廷斩尽杀绝之旨，为救众多，他只好率残部向徐

崑山投诚，以遮耳目。

富荣盐场之水厘事件

封建王朝对四川盐业总是采取极权手段。康熙初年对盐的政策虽然一度放宽，但放宽的目的仍然为扩大征税。到康熙25年（1686）就将下放到省的权利收回中央，以小票行盐“考成无稽”加以废除，而从新颁行部引。到雍正9年（1731），四川巡抚宪德奏请“计口授盐”，实行专商承引，分场定案配销，以专商引岸制度为主体的封建王朝盐摧制。其奏经御定之后，就把盐销紧紧捆绑起来。不管盐商如何改进生产，改进经营管理，始终跳不出朝廷盐法桎梏。而且盐商财富积累愈多愈遭官方垂涎，忌妒。每当财政拮据，总是先向盐商开刀，先从盐税加征。

同治2年（1863），清王朝将四川起义军平定以后，陕南农民又举起义旗，为防止义军蔓延，亟谋扩充陕南军旅，籍以迅速平息。但清廷国库空虚，军费无着，便改变川盐征税办法，除“按锅定盐外，按盐定厘”，另从卤水征收厘金，谓之“水厘”，每年可得银二、三百万两。

四川总督按清廷旨意，强令井户每推吸卤水一担，征厘金铜钱四文。并在自流井沙湾设立水厘局，任命自流井分县丞谭枚兼局长，强行勒征。按照此项新的规定，竟然卤水未成盐就缴水厘，场商无不叫骂“岂有此理”，这样一来售一担盐要三、四次税。号称四大家族的王、李、胡、颜井灶最多，反对也最坚决，但慑于封建王朝的淫威，敢怒而不敢言。一般中小盐商都在观望大户们的行动。表面平静，其暗中以王朗云和颜晓凡为首的反对者正在秘密策划。二人密谋的办法是：盐商均不出面，让工人自己串连，一举捣毁水厘局，打了就走，不让官方抓到任何把柄。首脑人物作了分工，事情出来后，王朗云坐镇自流井以作应付，

颜晓凡则兼程赶到成都活动上层，内外策应。谋定之后，颜晓凡就隐蔽起来，不到永兴井视事，也不在自流井露面，做成早已离开自流井的假象，让其他人物登场表演。威远县八孤山乡下有仕超后代名颜子成，在永兴井无职务，也不常来，工人不大认识他，这一天他忽然以普通客人到永兴井来了。吃晚饭时，大家在席上谈及收水厘事，颜子成大声说，什么水厘，简直是苛捐杂税，不让我们吃饭就把水厘打了，大家都干不成。他的话故意让端菜送饭的工人听见。果然工人下去传开了，纷纷议论打水厘局。这一带地方，颜、王两姓井灶很多，工人密集，不多久附近各井灶工人交头接耳都在议论打水厘局。东家们既不首肯，也不制止，装着没有听见，任其发展。待时机成熟了，才有王朗云手下一位姓牟的讼棍，此人最不怕事，人称牟师爷。以他个人名义接头，策划具体行动。如某井、灶各出多少人，事先落实到人，各带扁担一根，铁定某日晚饭后从各自井灶分头出发，华灯初上时齐集水厘局门前，听牟师爷指挥，只打东西，不准伤人。到了那日，果然汇集了几百人，趁水厘局大门未关，一涌而入，不发一言，见物就打，不管巨细半点不留，地面打完，就上房揭瓦，折椽皮檩条，推倒墙壁，倾刻之间把个水厘局夷为平地，只剩一片瓦砾，工人们立即星散了。

永兴井有一白水客，也是参加捣毁者之一，此人性嗜酒，当天晚餐喝了几杯睡着了，众人走时他未跟上，一觉醒来才想起今晚有事，急急忙忙抓起一根扁担一个灯笼赶到沙湾，见水厘局已打完，人早散了，他转身想走，但醉酒未醒，昏昏沉沉倒在阴沟傍睡着了。扁担、灯笼扔在一边，上面均写有颜永兴井字样。

水厘局的人，被工人的行动吓得四散逃命，纷纷跑去报告谭分县。谭枚大惊，不去弹压不行，去了又怕挨打，手足无措，候了些时，估计事毕，才虚张声势率领衙役奔赴现场，到场一看，早已空无一人。他们在现场巡视时，意外发现一人睡在地上，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